

随笔小札

寒露赋

●郑显发

寒露来时,天地便换了颜色。先是晨起推窗,见草尖凝着白珠,日光下也不消融,只静静地缀在那里,似是大地一夜沉思所凝成的泪。风从北边吹来,已不带任何商量余地,直刺刺钻入衣领,使人顿觉秋已深了。

院中老槐最先感知节气。前几日尚见黄叶零落,今朝竟成了光秃的枝丫,黑黢黢指向天空,像极了老人干瘦的手掌。树下石凳,夏日里常有人坐,此刻却空着,凳面凝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我以指轻触,寒意便顺着指尖爬上来,直抵心窍。这石凳俨然成了寒露的座席,专候那些不畏冷的客人。

巷口卖豆浆的老王,今晨格外忙碌。他的铜锅冒着白气,在清冷的空气里扯出长长的烟缕。主顾们捧了碗却不即走,总要伫立片时,借那碗中腾起的热气暖手。有个穿蓝布衫的老者,啜一口豆浆,呵出白雾,叹道:

“寒露冻鼻咯!”这话引得众人皆笑,笑声却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好像不曾有过。

田野倒是另一番景象。稻子已收割殆尽,留下整齐的稻茬,每一株都顶着一颗露珠。远望过去,竟如万千珍珠散落田间,日光斜照,闪出细碎的光芒。农人赤足行于阡陌,脚板踏碎无数露珠,留下深色的足迹。他们说话时,口鼻间白气吞吐,与远处村庄的炊烟混作一处,竟分不清哪是人间烟火,哪是呼吸之间的生命迹象。

最妙是午后小园中的菊花。经了一晨的寒露浸润,花瓣竟格外精神起来,黄色、白色、紫色……花叶上露珠未晞,映着秋阳,将整朵花罩在一层微光里。我俯身细看,见一颗硕大的露珠裹住了菊蕊,蕊在露中微微颤动,似欲言又止的唇。忽有风至,露珠滚落,渗入土中,不留痕迹。

寒露的夜来得特别早。不过酉时,天

色已暗将下来。路灯初亮,光晕在湿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朦胧。行人缩颈疾走,衣袂带风。偶有晚归的学子,书包斜挎,口中念念有词,呼出的白气好似替那些文字作了标点。路灯下的水洼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发出脆响,像是冬天叩门的声音。

我家窗台上,不知何时来了一只蟋蟀,通体黝黑,伏着一动不动。我疑其已死,以草茎轻触,它却倏地跃起,跳入黑暗中去了。想来这小虫也知道寒露既至,霜降不远,须得另寻暖处安身。万物皆有感应,人又何能例外?

夜深人静时,独坐灯下,忽觉指尖冰凉。原来寒露之气已透窗而入,无声无息地浸染了屋内的每一物。墨水瓶凝着一层水汽,稿纸边缘微微发软,连灯光也如同冷了几分。我呵手取暖,白气在灯下盘旋片刻,终于消散。

寒露寒露,顾名思义,是寒与露的相会。今人多居都市,于节气变化已不甚敏感。然寒露依旧年年来访,不管你是否注意。它染白草尖,凝霜石凳,催老槐树,醒菊花心,入夜更潜入人家,轻触你的指尖。

天地节律,从不因人而改。寒露之寒,或许正是要冻醒那些沉醉于恒温世界的人们罢。

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

扫码查看
征稿启事



光影定格

假期坚守

●特约摄影师王美燕



诗人心语

归途

●袁伟建

长龙在晨曦中沉睡
钢铁的脉搏不再跳动
高速公路患上心肌梗塞
延展的沥青河床
淤积着多少乡愁的结石

飘带般的公路
被系成死结
刹车灯睁开猩红的独眼
凝视着
一寸寸挪动的时光

服务区的泡面碗里
升起故乡的云
孩童在车厢里数星星
他们的笑声
刺穿拥堵的沉闷

母亲的白发
在院门口凝结成霜
父亲把牵挂
卷进劣质烟卷
一圈圈点燃

团圆饭的香气还未散尽
行囊已在催逼
转身时
把泪水捏成微笑
在后视镜里
种植永不凋零的眺望

故乡渐渐缩成
一个模糊的光点
前路在暮色中
再次凝固
我们始终
在归来与离去间
循环往复

人生冷暖

拾穗的人

●谭梓健

十月的风,是从田野吹来的,这风带着新翻的泥土气息和干草的香味。

我沿着田埂慢慢走,稻子早已经收割完了,大地像卸了重负似的,舒坦地裸露着。偶尔有几株遗落的稻穗,金灿灿地弯在土块间。收割机轰鸣过后,它们成了被遗忘的物件。

不远处,有个老人在田里弯腰拾着东西。走近了才看清,那是我的五爷爷,他在捡稻穗。一只手提着竹篮,另一只手极轻巧地一拈,稻穗就离了地。那动作不像在劳作,倒像是小学班上的值日生在进行放学前最后一轮的卫生检查一样,仔细、认真、严肃,但俏皮。

我学着他的样子蹲下来,才发现这活儿并不容易。稻茬硬挺,谷粒紧实,力道在两指间需拿捏得刚好。五爷回头看见我笨拙的样子,咧开缺了牙的嘴笑:“你们这些年轻人,进城久了,早就不会这个喽。”这时,他的篮子里已经铺了薄薄一层。

“我怎么不记得呢?小时候我跟你一起去割稻的呀。”“您现在捡这个做什么?”我问。

“喂鸡。”他答得简短,弯腰又拾起一穗,“鸡爱吃谷,比饲料和剩饭香。用谷养的鸡,又肥又香!”

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拾穗是秋收后的正经事。孩子们挎着篮子,跟在大人后面,像一群觅食的麻雀。那时田里捡得干干净净,仿佛剃过头发的秃脑袋。“现在不行了,”他直起腰,捶了捶背,“现在都是机器割,剩得多。但人都进城里住了,最次的也去了镇上买了楼房。这点谷子,就算看到也懒得捡。不过也好,刚好让我拿回家喂鸡。”

我捏着刚捡的稻穗,谷粒饱满。捻开外壳,米是半透明的青白色。

突然,他指着田埂下的一个洞说:“看,又是鼠哥哥,它们可比你在行。”那是个很隐蔽的鼠洞,洞口光滑。他用脚轻轻拨开浮土,露出底下金灿灿的囤粮,颗粒完整,

干干净净,比我们篮子里的还要齐整。我刚想伸手掏一些出来,却被五爷打断。

“它们知道冬天要来了。天冷了肯定要吃粮嘛,断了人家粮怎么行。”五爷拍拍脚上的土,像是自言自语。

夕阳西斜时,他的篮子满了。我的手里也有一小把,穗头沉甸甸地垂着。

我站在原地,看着手中的稻穗。它们曾经是稻花,在夏天的夜晚悄悄开过;后来变成稻谷,在秋风中一天天饱满。现在,它们将从我的掌心,去往另一个未知的地方,或许是一只花瓶,或许是一个灶台。

远处,最后一抹黄光落在收割后的田野上。大地安静,因为它做完了一年最重要的事,像孩童完成作业一般,获得了可以到别处疯玩或者好好睡一觉的自由。而那些被拾起的稻穗,无论去了鸡舍、鼠洞,还是我的书桌,它都在继续活着。

风吹过田野,我手中的稻穗轻轻点头。